



He is in high position

(加) 阿瑟·黑利 著

拓向阳 王萍 译

身居高位

大连出版社

身 居 高 位

〔加〕阿瑟·黑利著

拓向阳 王 萍 译

大 连 出 版 社

1989年·大连

身 居 高 位

〔加〕阿瑟·黑利 著
拓向阳 王 萍 译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6号 大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字数350 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25
印数1—10 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洪 伟 特邀编辑：林 泉
封面设计：徐 军 波 责任校对：恒 田

ISBN 7-80555-076-X/I·16

定价：5.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加拿大总理及其部长们的政治内幕与私生活的小说。慑于美苏争夺世界和核战争的威胁，加总理决心与美国合并，统一军队，引入美国核基地。这一计划引起了加拿大高级领导层的激烈冲突。反对党利用几个有争议的移民问题向政府频频发难。上搞议会围攻，中有法庭论战，下至新闻界抨击，来势凶猛。总理一怒之下欲撤掉移民部长，然而部长手中握有九年前两人之间的一纸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总理那漂亮的女秘书窃得内情，出于多年的旧情，决心帮助总理摆脱讹诈。她找自己的新情人相助，深挖移民部长的隐私，成功地进行了反讹诈。总理对美国的访问终于成行。

阿瑟·黑利曾著有《大饭店》、《航空港》、《汽车城》、《钱商》、《最后诊断》、《超载》、《烈药》等，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本书《身居高位》是黑利唯一的一部直接描写上层政界的小说。本书场面恢宏，人物众多，情节紧张，悬念丛生，高潮迭起，震聋发聩，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力作，一幅充满浓郁色彩的西方政治生活风俗画。

主要人物表

- 杰姆斯·麦卡勒姆·豪登——加拿大总理
玛格丽特·豪登——加拿大总理夫人
马尔·谢尔登·格里菲思——英国女王派驻加拿大总督
布赖恩·理查森——执政党党务指导
埃洛易丝——执政党党务指导之妻
阿瑟·莱克星敦——加拿大外交部部长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加拿大国防部部长
斯图尔特·考斯顿——加拿大财政部部长
哈维·沃伦德——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部长
卢西恩·珀劳尔特——加拿大国防生产部部长
米莉·弗里德曼——加拿大总理秘书
理查德·博登·德弗罗——加拿大反对党主席
莎伦——德弗罗的孙女
霍恩·博纳·戴茨——加拿大国会元老，反对党
埃德加·克雷默——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临时驻温哥华
局长
A·R·巴特勒——著名律师
阿兰·梅特兰德——青年律师
汤姆·路易斯——律师
斯坦利·威利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
法官
西古尔德·杰贝克——瓦斯特维克号船长

亨利·杜瓦尔——无国籍偷乘者

丹·奥利夫——《温哥华邮报》记者

泰勒——美国总统

菲利普·安格罗夫——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列文·拉波波尔特——美国总统助理

刚毅的斗士如此英勇地倒在了疆场上！
约拿，你身居高位也毙命于高位上。

引自《大卫哀歌》

在动乱的人世上空，一架银色的大鸟正飞赴一次即将决定历史航向的会议。机舱里，一个大国的首脑正默默地祈祷着，企望他那段几乎忘却了的恋情不要重新燃起烈焰把他吞没；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张随时可能葬送他政治生涯的小小纸片……在下界人间，另一位世界领袖正筹划着如何与另一国家的生存权利作交易……而在极为遥远的地方，一艘刚刚进港的船上带着一个人，他没有国籍，没有证件，没有朋友——也不知道他的到来将在世界上引出哪些可怕的冲突。

目 录

一	12月23日	(1)
二	总理	(3)
三	M·V·瓦斯特维克号船	(48)
四	圣诞前夕的渥太华	(76)
五	参议员理查德·德弗罗	(111)
六	阿兰·梅特兰德	(142)
七	哈维·沃伦德部长先生	(167)
八	埃德加·克雷默	(193)
九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将军	(225)
十	“如无反对即行生效”	(257)
十一	白宫会谈	(270)
十二	温哥华, 1月4日	(323)
十三	众议院	(363)
十四	“拘禁并驱逐”	(395)
十五	党务指导	(405)
十六	威利斯法官	(421)
十七	玛格丽特·豪登	(441)
十八	亨利·杜瓦尔	(460)
十九	联合宪章	(488)

12 月 23 日

12月23日的下午至傍晚，发生了三件表面上互不相关的事情，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之间相距3000英里之遥。一件是美国总统通过装有严密防护装置的热线打给加拿大总理的长途电话；这次电话密谈几乎持续了一个小时，谈话气氛十分忧郁。另一件事是英国驻加拿大总督殿下在渥太华的总督官邸举行的官方招待会；第三件事是在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停泊了一艘货轮。

最先发生的是那个长途电话。它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总统书房，接电话的是加拿大总理本人，他当时正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东楼办公室里。

其次是那艘货轮的到来。它是在利比里亚注册的“瓦斯特维克号”万吨货轮，船长叫西古尔德·杰贝克，是挪威人。这艘船于下午3时靠在了温哥华市布拉德港湾的南侧，即靠近市区一侧的“海角码头”上。

最后那件事是一个小时后发生在渥太华。由于有3个小时的时间差，渥太华此时已是傍晚，招待会的客人已经陆续到达了总督官邸。这是一次小型的招待会：是总督夫妇每年圣诞节前为招待政府内阁成员及其夫人们而举行的例行宴会。

参加招待会的客人中只有两人——总理和他的外交部长——知道美国总统打来电话的事。客人中没有一个人曾听说过“瓦斯特维克号”轮船，而且看样子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然而这三件事注定要无可挽回地纠缠到一起，如同某些以各自奇特而神秘的方式循着自己轨道运行中的行星和星云一样撞击在一起，迸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总 理

夜晚的渥太华天寒地冻，夜空中乌云密布，看来拂晓前免不了会有一场暴风雪。加拿大的首都——至少专家们认为它是加拿大的首都——看来将要过一个白色的圣诞节了。

在黑色的奥兹牌总理座车后座上，加拿大总理的夫人玛格丽特·豪登碰了碰她丈夫的手说：“杰米，你象是累了。”

在温暖的轿车里瞌睡养神的杰姆斯·麦卡勒姆·豪登总理睁开了眼睛说道：“不太累。”他不仅是总理，还是参议员、法学士、王室法律顾问以及下院议员。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感到疲劳。“只是想放松一下。在过去的48小时中……。”他膘了一眼司机宽阔的后背，打住了话头。他们与司机之间的玻璃隔板已经摇了上去，但即使这样也应谨慎行事。

车窗外射进来的亮光照在玻璃隔板上，使他能够看到自己映在玻璃隔板上的影子：忧郁的鹰形脸；鹰钩鼻子和突出的下巴。

坐在身旁的妻子打趣地说道：“别照了，不然的话你就要患……那种精神病，叫什么名子来着？”

“自我陶醉。”丈夫眨了眨眼睑重垂的眼睛，然后笑着说，“但我患这种病已有好多年了。这是政治舞台上的常见

职业病”。

沉默了片刻，他们又严肃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是吧？”玛格丽特温柔地问道。“什么重大事情？”她转向她的丈夫。虽然她的脸色与他一样的忧郁，一样的心事重重，但他仍能从她的脸上看出那掩饰不住的古典美。玛格丽特仍然很漂亮，他这样想到。每当他们一起出现在任何场合时，人们都会回首瞩目。

“是的，”他承认道。一时间他几乎忍不住要向玛格丽特合盘托出，向她倾吐所发生的一切，首先是两天前从国境那边白宫打来的秘密电话；今天下午又打来了一次。可他一转念，觉得此时不便这样做。

坐在他身边的玛格丽特说道：“最近你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单独在一起？”

“我知道，”他握住了玛格丽特的手。

好象是他的这一举动释放出了她已咽回去的话：“这一切都值得吗？难道你做的事情还少吗？”玛格丽特·豪登急切地说道。她清楚地知道从他们的公寓驱车到英国驻加拿大总督官邸只需几分钟，她意识到这种温馨和缠绵只能持续一两分钟。“我们结婚42年了，杰米，在这漫长岁月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你仅仅是部分地属于我。但生活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些年来你也很不容易，是不是？”他温存而真诚地说道。玛格丽特的一席话打动了她。

“是的，但并不总是这样。”她的话有些不太肯定。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题目，也是他们很少提起的话题。

“会有时间的，我向你保证。只要别的事情……”他停

顿了下来，他想起了两天来发生的事情给今后的前途带来的未知数。

“什么别的事情？”

“还有一项工作。也许是我碰到过的最重大的一项工作。”

她抽回了手。“这项工作为什么一定要落到你头上？”

这一问题无法回答。即使是对玛格丽特他也永远不会说出他灵魂深处的这一信念：因为没有其他的人能干得了；没有其他人有我这样的才干和远见，别人做不出我即将要公布的那个伟大决策。

“为什么呢？”玛格丽特又追问了一句。

他们已经驶入了总督官邸的庭院。橡胶轮胎吱吱地碾过砾石道。黑暗中，宽阔的草坪和稀疏的树木在车的两侧闪过。

他忽然对他与玛格丽特的关系感到一种强烈的犯罪感。尽管她从没有象他那样热衷于政治，但她一直是诚实地看待政治生活的。然而，他早就觉察到，她一直希望有一天他会放弃政治，使他们能重温早年的甜蜜生活。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一直是个好丈夫。在他的一生中没有过其他女人……除了几年前偶然的那么一段经历：那段风流韵事几乎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但最后他还是毅然了结了它，没有酿成他们婚姻的危机。但这仍然常常引发他的负疚感……和紧张不安，他害怕总有一天玛格丽特会了解真象。

“我们今晚回家后再谈，”他抚慰地说道。

车停了下来，左侧车门被打开了，他携同夫人从车里走了出来。一名身着红色制服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潇洒地向他们

行了一个军礼。杰姆斯·豪登微笑着与这位骑警握了握手以示答谢，并把夫人玛格丽特介绍给他。在这些小节方面，豪登总是应酬得十分得体，毫无勉强屈就的做作之感。同时他也很清楚，这位骑警以后会向别人谈起这一小小插曲，它的流传范围之广会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当他们步入总督官邸时，一位随从武官——一位很年轻的加拿大皇家海军的上尉——步履矫健地迎上前来。这位武官的那身金丝线装饰的制服紧紧绷在身上，给人一种不舒适的感觉；豪登思忖着，也许这是由于他在渥太华坐办公室的时间太多，而在海上生活的时间太少的缘故。由于海军在现代几乎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军事力量，使得军官们不得不轮流出海执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简直是在开玩笑，不过对于普通的纳税公民来说，这种玩笑的代价可实在是过于高昂了。

他们被引进有着高大圆柱的大厅，走上铺着豪华的红色地毯的大理石楼梯，穿过宽敞的铺着花地毯的走廊，步入了长形客厅。这里通常用来举行象今晚这样的小型宴会。这间客厅又大又长，呈鞋盒子状，高高的天棚上交错着石膏雕饰的横梁，使客厅很象宾馆里的休息厅，但比那儿要舒适得多。那些铺着柔和的青绿色和淡黄色座垫的椅子和长条沙发十分诱人地分成了组，但到此为止还无人落座。60多位客人都自发地三五成群站在一边攀谈着。在他们的上方是英国女王的全身画像，她那傲慢的目光穿过大厅凝视着已拉上了华丽的金丝锦缎窗帷。在客厅的另一边，一棵圣诞树上的彩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当总理携夫人步入客厅时，嘁嘁喳喳的谈话声明显地减弱了。玛格丽特·豪登穿着一件淡紫红色带

着图案的精细网织布舞会长裙，长裙的上面裸露着肩膀。

那位海军上尉仍走在前面，把他们径直领到熊熊燃烧的壁炉旁。总督一直在接见来宾。随从武官大声宣布道：“总理先生和豪登夫人到。”

英国女王驻加拿大自治领总督、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优异飞行十字勋章荣膺者、加拿大皇家空军中将（已退休）谢尔登·格里菲思伸出了手。“晚上好，总理先生。”然后，他又很礼貌地点了点头说：“玛格丽特夫人。”

玛格丽特·豪登很熟练地行了一个屈膝礼，向他和她身旁的纳塔莉·格里菲思夫人微笑着。

“晚上好，阁下，”杰姆斯·豪登说道。“你今晚精神好极了。”

总督银丝满头，红光满面，尽管年事已高，但仍保持着军人的风度。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晚礼服，上面佩戴着一排使人过目难忘的勋章和奖章。他朝前欠了欠身体，故作秘密地说道：“我感到我那该死的飞机尾巴象是烧着了一样。”他用手指了指壁炉说道。“既然你来了，我们还是离开这个地狱吧。”

总督以一个周到、友好的主人身份，领着他们一行4人遛达着穿过客厅。

“我看过了卡什为你新画的那幅画像了，”他对卫生福利部部长博登·泰恩先生的那位安详、庄重的夫人梅利莎·泰恩说道。“真漂亮，还算是公正地反映了您的面貌。”她的丈夫在一旁洋洋得意。

站在他们旁边的是身材短胖，无忧无虑，面目慈祥的戴西·考斯顿，她嘟嘟囔囔地说道：“尊敬的阁下，我一直在

努力说服我的丈夫也让卡什为他画一张像，至少趁他现在头上还有点头发。”在她身旁，被对手和朋友们称作“微笑斯图”的财政部长斯图尔特·考斯顿温和地笑了笑。

总督正色审视了一下考斯顿那毛发迅速脱退的头说：“还是尊重夫人的建议吧，老朋友。听我说，时间不多了。”他的语调毫无冒犯之意，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财政部长本人也笑了。总督领着这一行人继续走着，詹姆斯·豪登落在了后面。他看到了与他隔着好几伙人的外交部长阿瑟·莱克星敦和他夫人苏珊，便朝他们微微点了点头。莱克星敦随便地向周围的人道了歉，然后离开他们慢慢地走了过来。他有五十七八岁的样子，胖得有几分可爱，五短身材，他那四平八稳而随和的长者风度，掩藏着他在国际政治事务方面超群的敏锐头脑。

“晚上好，总理，”阿瑟·莱克星敦问候道。然后他保持表情不变，但压低了嗓音说道，“一切就绪。”

“你与‘愤怒的人’谈过了？”豪登爽快地问道。这个被称为“愤怒的人”的是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菲利普·安格罗夫。他的朋友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在英语里安格罗夫很象愤怒一词的发音。

莱克星敦点了点头，轻声说道：“你与美国总统的会晤定在1月2日，地点当然还是在华盛顿。这样我们还有10天的时间。”

“我们很需要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

“会谈的日程已经讨论了吗？”

“初步讨论了一下。第一天要为你举行欢迎国宴——全